

歷史空間

寥落倉頡陵(下)

安立志

明朝重修倉頡廟時有一則軼事。廟宇竣工之時，皇上旨立碑以紀其盛，於是就有了「三教之祖」、「萬聖之宗」這兩通方碑，朝廷派吏、工、刑三部尚書出席了竣工與立碑典禮。出席典禮的還有內閣大學士、監察御史、大名府知府及各縣縣令等百餘名官員，儀式宏大而隆重。典禮主持人是南樂知縣葉廷秀，此人為官清廉，為人正直。開工之初，因立碑耗資巨大，大名府號召各縣捐資，知府向胤賢率先垂範宣布捐銀十兩，各縣知縣則慷慨解囊承諾捐銀五兩。工程將竣，知府卻分文不出，各知縣也只出銀一兩。葉廷秀一怒，便命石匠在大名府知府向胤賢名下刻上「捐銀拾兩」、「未給」字樣，各知縣名下刻上「捐銀五兩」、「止給一兩」等字。兩方石碑成了吝嗇無信的封建官員的恥辱柱，本想流芳百世，反倒遺臭萬年。

倉頡陵區佔地兩萬多平方米，偌大的陵區，只有幾名工人在整理零亂的碑石。在這個處處修葺一新因而缺乏歲月皺摺的景區裡，難免被人懷疑，此處是否如同遍佈各地的文物展品一樣。的確，與倉頡造字有關的遺址(墓、廟、祠、台)，全國至少有八處，六書殿的壁畫有詳細說明，其中，漢代四處(河南開封、虞城、南樂、陝西白水)，晉代兩處(山東壽光、東阿)，其餘兩處為北宋所為。倉頡生於南樂，在史學界漸成共識。南樂倉頡陵始建於東漢永興二年(公元154年)。北宋景德元年(公元1004年)九月，宋遼澶淵之盟後，北宋名臣寇準來此拜謁，題寫了千古名聯：「盤古斯天地，開天聖人家」。北宋都開封(即東京汴梁)，開封倉頡廟近在京畿，寇準捨近求遠，顯然是着意的選擇。「文革」前，這副對聯懸掛在正殿內，堪稱鎮廟之寶。可惜的是，陵廟被紅衛兵搗毀後隨即失蹤。倉頡廟內原有一元代延祐年間的殘碑，上有「倉頡生於斯葬於斯，乃邑人之光也」的字跡，也算佐證之一。明代四朝重臣楊廷和寫道：「夫為倉頡之學者，天下古今之所同，非南樂人之所得專也。然南樂人幸而生於倉頡之鄉，則其善用之宜有先於天下者。」(《重建廟學記》)明人李岳更明確指出：「倉頡又為文字之祖，其有功於治道者歟……乃南樂縣吳樓村人，其塚在縣西三十五里。」(《重修古史官倉頡廟記》)清人魏匡指

出：「南樂蓋古之衛地，……秀傑之區，人文萃焉。古史倉頡氏挺生其間，賢哲遞興，代不乏人。」(《建起風亭記》)相傳倉頡是黃帝的史官，後代以史為姓。吳村原本叫史官村，現在村中仍以史姓居多。儘管倉頡的年代十分遙遠，吳村人始終相信，倉頡就是這個村子的人！

在古人看來，倉頡造字是一個重大事件，「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」(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)在倉頡陵內，有多處楹聯、碑刻提到此事。字聖坊上刻有「天雨粟」和「鬼夜吟」六字。正殿楹聯則為：「造書製字鬼哭雨粟傳軼事，聖道擎天鳥跡獸痕想當年」，都說明，倉頡造字，的確是一件驚天地、泣鬼神的事件。天帝為警示百姓不要只顧習字，誤了農時，專門下了一场穀子雨(據說「穀雨」這個節氣即由此而來)。人們掌握了文字，開始聰明起來，一些平時愚弄百姓的壞人、魔鬼，感到驚恐不安，便在黑夜裡跑到野外哭泣。

倉頡造字，結束了先民結繩記事的蒙昧狀態，開啟了使用文字的文明時代，大大促進了人類的文明進程。倉頡廟大門內一副對聯就是此意：「久矣斯文刻骨陶結繩乃止五千載，大哉夫子醒民覺世啟智之傳第一人。」文字的創造，不僅直接促進了各種文化學術的繁榮，也促進了社會政治的發展。六書殿前有一副楹聯：「儒經釋義道德之傳咸賴於字，修身齊家治平者業莫大乎學」，就明確闡述了倉頡造字的文化與政治功能。作家周濯街寫道：「倉頡是漢字的創始人，是他率先在通向人類文明的路口插上一路標，在人類心靈上點燃了第一盞明燈；是他第一個滿足了人類的精神需要，勢必被載入輝煌的史冊。」(《造字之神》)有了文字，歷史掙脫了時間的桎梏；有了文字，心靈實現了載體的表達；有了文字，就有了開啟自然與智慧之靈的鑰匙，於是「造化不能藏其秘」、「靈怪不能遁其形」，一切都因神秘的文字而得以彰顯，一切都因文字的創造而「傳於異地，留於異時」。正如正殿中一句聯語所說，「文成書契衰從從此留鐵證。」以書契代結繩，宣示了文明的進程。歷代詩人當然不乏歌讚題詠。唐代詩人汪遵有一首影響頗大的《倉頡台》詩：「觀跡成文代結繩，皇風儒教浩然興。幾人從此休耕釣，吟對長安雪夜燈。」(全唐詩602卷)時間過了上千年，清代學者俞樾在《倉頡墓》一詩中，則表達了時代的憂慮：「結繩以後費經營，體制於今幾變更。不識何嘗非快活，好奇未免太聰明。經書燒後無真本，字母傳來半梵聲。我聲彫盡徒碌碌，可憐浪費褚先生。」(《晚晴簃詩匯》卷150)的確，焚書坑儒、文字獄，不都是因文字而起嗎？

造字是倉頡的個人行為嗎？魯迅先生有一篇專門談論文字產生和語言發展的文章，對造字過程提出自己的看法：「倉頡也不止一個，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，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，心心相印，口口相傳，文字就多起來，史官一採集，便可以敷衍記事了。中國文字的由來，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。」(《且介亭雜文·門外談》)郭沫若先生也認為：「任何民族的文字，都和語言一樣，是勞動人民在勞動過程中，從無到有，從少到多，從多次嘗試到約定俗成，逐步孕育、造練、發展出來的，它不是一人一時的產物。」(《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》)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敘述文字起源時說：「倉頡以前，在各氏族裡面已經有類似文字符號的使用，但是各作各的符號，不相統一，所以不能通用；倉頡出來，把這些龐雜的符號整齊劃一起來，因此遂可通用，所以獨傳於後世。」(《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》)由此可見，倉頡不過是漢字發展中的一個代表人物而已。

正如前述，目前的南樂倉頡陵，其主體部分並非古代文物，而是前幾年新起的建築。由於兵燹和自然災害，南樂倉頡廟屢遭劫難，但屢毀屢建，「歷漢唐以來，未嘗稍替」。1966年開始的「十年浩劫」，是對中國文化的史無前例的毀滅運動，倉頡廟成為廢墟，倉頡墓亦被挖開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倉頡墓中被挖出的盆罐等物，經專家鑒定，竟是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文物。古遺址的出現，增加了南樂倉頡陵的文化價值。1994年南樂縣多方籌資數百萬元，開始着手重修倉頡陵及倉頡廟，2000年全部完工。新修的廟宇大量搜集了散落於民間的原石碑、石獸和建築構件，多少保持了建築物的古老韻味和凝重。



畫中有話
圖：張小板
上周，倫敦一家理髮店因為用金正恩的形象做海報，被朝鮮駐英國大使館找上門，還拍照取證要求店主撤掉海報。讀者可想像金正恩得知後的態度和倫敦方面的答覆。

遊蹤

山道佛緣

吳翼民

蘇州靈巖山是江南一大佛教勝地，山上的靈巖寺建於南梁時代，已有一千五百餘年歷史了，兼之靈巖建寺之前是春秋吳國館娃宮遺址，尚有琴台、西施洞、玩月池、吳王井等古跡存焉。遙遙望去，山頂塔寺崢嶸輝煌，登臨觀賞，院落幽深、古意盎然。

靈巖名山名寺是我學生時代每年春秋二季遠足必去之地，偶爾乘船前往，恰逢春曉雨酥，船在浙瀝雨聲中穿過一座座拱橋，沿岸楊柳嫩黃嫩綠，梅枝疏影橫斜，拂簾眺望，矚矚中便見雨霧山巔殿塔飛簷挑角如仙境一般。到了高中年級，去離城二十餘里的靈巖嫌不過癮，就以此為中轉站，直赴更遠的天平、天池、穹窿、鄧尉諸吳中名山。但不管怎麼說，靈巖山始終是我心裡的最愛，庶幾就是故鄉最真切的代表。

闊別故鄉四十餘年，雖然與故鄉相距不過百里之遙，也經常與靈巖擦肩而過，但再次登臨靈巖卻是今年新春時節。當時到蘇州過完年，我說，這次無論如何要再上一回靈巖，舊地重遊。妻子和女兒女婿就一起帶著外孫投靈巖而去。幾十年不見，靈巖風貌大有改觀，主要是山下修了一片錯落有致的園林建築，把名山襯托得愈加秀氣。入得山門，則是風景蒼蒼，一條清磚砌成的山道一直逶迤引向山頂，這是著名的御道，因不是台階式而是斜坡狀，便於徒步攀登，也便於肩輿上山(一度絕跡的山輿恢復了)，所以不足二百米高的山頂常人上得。

是日山道的遊客真是多，靈巖山管理方很顯大氣，不僅入山免收門票、進寺只收一元香花費(與一些動輒索要一二百元門票的景區不可同日而語)，還沿途給香客們每人免費發送三柱棒香，祈盼眾人文明進香，休要弄得潔淨的佛門烏煙瘴氣。

在進山門處我四下尋覓覓，女兒問我尋找甚麼？我說，過去這裡多的是鄉人兜售自製的木製玩具，如杵臼、擔桶和灶具之類，那杵臼可是孩子們搗花生仁製果酥的用具哩，擔桶和灶具則是「過家家」的必備。這些玩具怎麼絕跡了呢？哦哦，想必時下高檔電動玩具五花八門，孩子們還會青睞這些木製的「土勞什」？不過有些「土勞什」還散發著活力，且不見沿山道而上，到處都是賣醃金花菜的村婦啊。

醃金花菜堪稱姑蘇的一款特色零食，初春季節風行於市。從前一開春蘇州的大街小巷到處都飄揚著村婦們「阿婆醃金花菜——黃連頭」的叫賣聲，過去一分二分即可買得一小攤，現在則需三元五元啦，不過也值。村婦在一張巴掌大的白紙上放上一撮黃嫩的醃金花菜，再撒上一點甘草粉，看着忍不住嚥口水，嚼之則既酸又鮮還略帶甜味，好不開胃！這是蘇州郊外農婦們的一項副業，隔年採集大田的苜蓿還有棟樹的嫩芽，醃漬裝袋，過冬即可出售，一季的生意收益可以抵全年的零花費用。幾乎所有的孩子都喜歡這零食，連成人也要應時嚐上一嚼——過年時油膩太甚，吃些粗纖維的醃金花菜既可順腸也能開胃。

女兒聽我介紹醃金花菜後立即躍躍欲試，要買來嚐新，我說同樣買醃金花菜，須挑光鮮乾淨的賣主，也許要衛生些吧。當女兒向一位裝束利索的中年婦人叫買的時候，此中年婦人竟然指示我女兒到那邊迎笑亭向一位老太太購買。我們都以為那阿婆大概是這位婦人的母親或者婆婆，一問，阿婆居然只是此婦人的村鄰，婦人動情地說，那位阿婆日子不好過，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都找著理由不肯贍養她，她只能自食其力苦度時日，每天都上山賣醃金花菜掙點兒開銷。他們一夥同村的賣主相約把最好的設攤點讓給她，也先把生意讓給她做，讓她多掙些錢，早些收攤回家。連日來，阿婆確是最早賣完滿滿的一籃醃金花菜。她們這一撥同村的女人看到阿婆踉蹌著收攤下山，方始心定。中年婦人還說，顧客都是上山燒香拜佛來的，十有八九誠心誠意聽從她的指點，先去做那位老阿婆的生意。我一聽這位婦人的說辭，當即讓女兒去亭子處向阿婆買醃金花菜。女兒有些猶豫，怕中圈套。我說，都是誠心上山燒香拜佛來的，善心可鑒，應該毋庸質疑。果然，進得迎笑亭內，一眼看去，阿婆周圍都是伸手買醃金花菜者。那位瘦弱的阿婆一邊做著生意，一邊連連念著「阿彌陀佛……」

薄扶林故道之一

木木

維港四題

一灣維港，攬盡香江風雲。維港四時之景，各有其妙，不在季節，而在心情。心情異，則景色殊；景色殊，生活更見多姿多彩。聊以晨曦、風雨、月色、夕照四景狀維港之四季，遠山近水，相偕成趣，得其樂也。

春·維港晨曦

潮平浪靜江天闊，激灑波光霧半開。
赤日多情妝野鷺，清風隨意上樓台。
遠山萬綠如新洗，近水千姿勝舊裁。
一線素帛穿碧過，方知飛艇澳門來。

秋·維港月色

南天秋水月如珠，遍灑波光百樣殊。
碧色可堪張郎夢，寒山寺外念姑蘇。
客吟故月長懷舊，卻語故人不若初。
賞盡金輝千萬點，誰憐廣寒一輪孤。

夏·維港風雨

不甘寂寞窗前雨，仗勢輕狂海上風。
失卻三山青翠色，了無百舸往來蹤。
漫天妖霧蒼生遠，一隅偏安萬事空。
直待清輝出麗日，陰霾散盡見爐峰。

冬·維港夕照

落照臨波賽落英，輕舟踏浪似微醺。
青山渺渺丹霞渡，碧水綠綠紫氣生。
遙想太公垂釣日，夕陽無暇歎黃昏。
當沽老酒三分醉，了卻閒愁一池春。

轉眼間，來香港已近十年。十年來，住在太平山下薄扶林道一處高層公寓裡，以不感知天命的的心境，慣看香江麗日，領略維港風雨，難免有一些感悟。而今年屆半百，無以紀念，且收集餘暇，把多年留下來的一些古體詩詞稍加整理，編成若干組，以「薄扶林故道」為題，在《香港文匯報》陸續刊出。

豆棚閑話

馮磊

虞美人圖

有朋友送來幾粒種子，對我說「你肯定喜歡」。我問了，知道是虞美人花，突然來了興致。於是搜羅種花的資料，準備花盆、肥、土，然後依葫蘆畫瓢、有樣學樣地忙碌一番。

十多天後的一個早晨，我正在洗澡，突然發現花盆裡長出了幾根細絲一樣的東西。沒過幾天，就變成了豆苗似的濃郁一片了。這花(確切地說，這時還是草)嬌弱，讓人看了頓生憐愛之心。

頗有一段時間了，這花還沒有出現怒放的跡象。我猜測，這弱小的苗兒或許根本不會出現甚麼盛大的氣象，於是上網去搜，看到很多虞美人盛開的樣子。我承認，自己瞬間就被震住了。

這是纖弱的一種小草，最多算得上是一種小苗兒。它的莖幾乎可以用「瘦」來形容，讓人聯想到瘦弱的書生，果然是肩不能擔擔、手不能提籃的那一種。但是，這種「瘦」，絲毫沒有影響它的盛開及鋪天蓋地的施展，絲毫沒有影響它的好顏色。

我把在網上找到的幾幅盛開的虞美人圖用彩色打印機打印下來，貼在對面的牆上。有時亂忙一陣，偶有閒暇，抬頭看到它，心裡就有一些滋潤和溫暖。

虞美人的開花，是一種有些誇張的湧動，不，或者用「騷動」會更好一些。它就像一個詩人，心裡鬱結多年的念頭，一心想要發洩出來。終於有一天，或者是早晨，或者是暗夜，他的靈感不期而至，於是起床，研墨，換筆，一氣呵成。

這花的開放就是如此。令人難以想像的是，如此嬌弱的一痕莖，上面竟然頂着朵碩大艷麗的花朵。尤其是當你步入某塊花田，突然發現周遭都是這樣一些白色或者紅色的花朵。那其實是一股氾濫的溪流。

我突然明白了，為甚麼它會贏得眾人的喜愛。它的弱勢，其實就是它的長處。這是一種能夠突然給人意外驚喜的一種花，是那種嬌小到不值一提的小角色，卻又可以突然拚盡全

力，突然爆發。它的柔弱，常讓將軍落淚、壯士憐惜、書生歎惋。

想當初霸王項羽被十面埋伏，山窮水盡之際，虞姬自殺。她的壯烈，成了二十四史中的一抹殷紅。傳說，虞姬死後，她的墓上長出了一種草。其葉子對生，莖軟葉長，無風自動，似美人翩翩起舞，嬌媚可愛。這，就是虞美人。

李煜是個真正懂花的人。他的南唐帝國之舟，在風雨飄搖中漸漸沉沒。夜幕如織，新月獨上西樓。推開窗子，落魄的帝王懷想早年的紙醉金迷與風花雪月。他的感慨、猶豫、無奈和悲傷，就像一路秋雨，淅淅瀝瀝留給了後人。

李煜看慣了美人歌舞。那些柔弱的女子，在朝堂上舞出絢麗的好顏色。她們就像是盛開的花朵，妖嬈奪目。被奪了帝位的李煜也是一朵虞美人，雖然尚有一紙虛銜，骨子裡其實是個被監視的異己。他的未來，他自己也可以想像。

若要我說自己的感受，我直覺虞美人兼具中國傳統美女的各種神韻。它淡雅素潔，同時也不乏濃烈艷美元素。或者說，濃烈艷美就是它最大的特色。它整體纖弱，盛開時斷露的卻是生命中極其艷媚的特色，堪稱花中的妙人兒。它是神秘的，又是熱烈的；它是渺小的，又是不可忽略的。

我也喜歡這種花。



■繡繡《虞美人圖》 網上圖片

來鴻

一默

鐵路邊的小男孩

在火車上，我看到一個小男孩。他不在火車上，他在鐵路旁的小路上，走着。小路崎嶇，悠長。他走着，不急，也不慢，相當正常的速度，顯示出一種穩健，和堅定。沒有如一般小孩(甚至一些大人)那樣停下來，驚奇地、羨慕地看火車，甚至頭連偏也沒有偏一下。一直保持着那種姿勢，臉對着遠遠前方，有節奏地擺動着兩條小胳膊，有節奏地提腿，邁步，穩健地走着。旁若無人。也許是見慣不驚吧？從背影看去，小小的個兒，最多才十歲吧。當我所憑的窗口經過他身旁的一瞬間，我看見一對亮亮的眼睛，嵌在他那黧黑的臉上，如夜空中的兩顆星星。注視着遠遠前方，目不斜視；閃耀着堅定、自信和慧黠，還有快樂。遠遠前方有他的目標麼？我探出頭去，甚麼也沒有看見。那是他的目標，我怎麼

能看到呢？他穩健地走着，朝着他的目標。他很自信。他走在小路上。小路狹窄、崎嶇而悠長。旁邊有堅實的鐵軌，鐵軌上有火車隆隆駛過，還發出了富有誘惑力的呼喚，他難道一點不動心嗎？火車要去的地方，在他也許是一個陌生而美麗的所在，他難道一點也不嚮往嗎？他只是走着自己的路，他的路狹窄而崎嶇。坐在火車上是舒服的，那是別人的路；火車要去的那個地方是美麗的，那是別人的目標。他的目標在那小路盡頭。這個目標也許很普通，也許只是一個小窩棚，或者一個山洞。但那是他自己的。他走着自己的路，朝着自己的目標。火車迅速地把他甩遠了，早就不見了那小小的身影。但仍有一道目光時時射來，亮亮地如夜空中的星光，堅定，自信，慧黠，而快樂。